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短篇小说系列 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二卷 下



二卷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CENTRAL CHINA FARMERS PUBLISHING HOUSE

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第二卷 下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二卷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二卷. 下 / 郑电波主编. —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542-0604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870 号

出 版 人 刘宏伟
责任编辑 郑电波
插 图 董 钺
责任校对 杨 玲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10

字数: 200 千字 插页: 4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604-1 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 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断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飞岸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,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,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,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文学中,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,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镢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

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 35 年(1977—

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 35 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 35 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2013 年初春

目 录

火纸.....	贾平凹(1)
太白山记	(19)
河谷地	石 涛(26)
白羊	赵剑平(47)
蝥蝥 蝥蝥	毕飞宇(55)
农民老子	矫 健(65)
厚土	李 锐(78)
蓝鱼儿	杨争光(94)
归去来.....	韩少功(102)
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.....	李庆西(113)
花野.....	储福金(120)
绝唱.....	赵本夫(133)
老棒子酒馆.....	郑万隆(143)



火 纸

贾平凹

1

崖畔上长着竹，皆瘦，死死地咬着岩缝，繁衍绿，一少年将竹捆五个六个地掀下崖底乱石丛里了，砍刀就静落草中，明亮亮的，像失遗的一柄弯月。现在是汉江垂暮时分，半天劳作可以暂作歇息，少年便从一石板下取出三块浆粑糕来啃，一边茫然地望着崖下江面。浆粑糕是用槲叶包蒸的，形如粽子，剥开，槲叶的脉络就清晰地印在糕上，正待吃，乌鸦旋即在头顶上飞。乌鸦没有发现石板下的藏物，却不放过少年吃嚼时掉下来的糕渣，甚至从他手中衔下一小块而倏然飞去。江面上恰好有一只梭子船过，疾行如飞，锯齿般的崖，这一齿才看见了船尾，那一齿又见着船首。船首上是站着持篙的人，狼一样的嗓子在唱歌：

你拉我的手，
我就要亲你的口。



拉手手，
亲口口，
咱们两个山圪塆里走……

这是沿江送人去北山密林割漆的船，从两河关出发，夜到葫芦镇停泊。葫芦镇上有孙二娘的茶社，据说水上人乏了，一摊散肉躺在竹椅上，喝茶，抽烟，看着孙二娘弹着琵琶软软地唱山歌。歌听得多了，回忆常在心上，一蓑一船在水上漂了，唱这些没皮没脸的骚歌，享想象中的福。少年想：爹就是坐这船到北山密林里割漆的，百里千刀一斤漆，爹的衣裳破成絮絮，在一握粗的漆树上开人字刀，插贝壳片。漆树是苦命的树，一年春秋两季挨刀，粗处的皮挨得不能再挨了，向细处挨，直到好皮割完，好汁流干；树死了，爹也死了。爹是中漆毒死的，爹虽不怕漆，每次开刀时说“你是七（漆），我是八”！但漆汁溅在衣裳上洗不掉，溅在手上脸上也洗不掉，手脸便烂起来，烂得像漆树一样也没有好皮，就死了。

崖畔下有人在喊，其声尖锐，后来就骂：“狗子阿季，你在山上又跑阳了吗？！”阿季是少年的名，是小名，大号姓刘名季。狗子是七里坪火纸坊王麻子家的狗，狗常随着王麻子的女儿丑丑，同伙们就作践阿季，说阿季二十多了没见过女人，不如狗子福分大。阿季就往崖下走，一面看夕阳从汉江下游处照上来，在一面石壁上印一个圆圆的淡红。

河滩上，同伙们已经缚好了柴筏子，将砍下的竹捆垒上去，末了就帮阿季缚筏子，运了气一口吹饱了两个拉车轮内胎，系在筏下，竹捆也垒上去了。

“阿季，你见着王七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坐在梭子船上，割了十斤漆，他又发了！”

“他发肿了，我也不去割漆！”

“凭这砍竹，你能见女人的腥吗？你不给你爹生个孙子，你就不是好儿子！”

“回吧，天不早啦。”

阿季跳上竹筏，篙一点，筏倏忽冲到江心，一横，顺水而去。同伙们的竹筏也撑上来，七张八张筏头尾相接列成一字。行到七里坪，天已经彻底黑了，看得见村口的火纸作坊，窗口红得像血，咯吱，咯吱，缓慢地，沉重的水轮声匝地过来，沉沉地又落在江水里。阿季不由得打一个冷战，一听见这水轮声他就激动，偏磨磨蹭蹭不往前边走。

“阿季，你不交竹了吗？”

“你们先走，我就来。”

七八个人负重了湿竹走在作坊前的土场上，眼睛全朝砸竹坊门口看，砸竹坊

梁上吊一盏油灯，光圈红晕，如一轮太阳，那水轮立旋，带动了一搂粗的方形木樨。丑丑就坐在木樨旁边拨竹绒，木樨升起，露出她小小的身形和白白的脸，木樨落降，不见了小小的身形和白白的脸。阿季真担心丑丑一时走了神，或者打了盹，那木樨要把她也砸成肉蓉的。当然阿季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丑丑在作坊里拨了两年竹绒，一次皮毛也没伤过。那只狗子从作坊里蹿出来，大声咬，直向阿季进攻。不会说人话的狗子偏咬说人话的狗子，同伙们就很乐。

“丑丑，你的狗子要咬死阿季了，你也不管吗？”

砸竹坊里的水轮声大，丑丑没听见，砸纸坊里的王麻子却出来了，凶声恶气地说：“叫什么呀？不来过秤，今日我就不收了！”

阿季在心里直骂：“十个麻子九个怪，一个不死都是害！”

2

麻子最不放心的是砍竹的这帮少年，但又不能太得罪，因为火纸坊是他私人开办的，火纸原料的青竹是砍竹人卖给他的。他对于他们，见不得，离不得，所以他的人缘难处，活得很累。

说实话，麻子还算不上是坏人。公社化时期，他任过职，是七里坪的贫协主席，秉性所限，职位所制，生活极尽严肃。别人趁机所捞的全捞到了，他依旧是三间石板房，石桌子，石臼子樨米，门前一棵弯身子石榴树。人常说：人旺财不旺，财旺人不旺。他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钱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老婆有病，病过三年竟死了。老婆死时女儿才两岁，他不再续妻，也不偷鸡摸狗，一心拉扯丑丑长大。丑丑是他的作品，他精心塑造，开会时背上，他不准她哭闹，她也不哭闹；村里人家分家另灶，他去主持，不准丑丑吃别人的东西，丑丑馋死也不吃。丑丑长大了，长到十六，一切都成熟，恰公社取消，乡政府代替，土地由各家各户经营，父女俩在山坡上刨地，一株桃花在地边开得妖妖地艳，丑丑折一枝插在头上，他说：“快取下来，妖精似的难看！”村里的少年子走了汉江，到葫芦镇，下白河县，去襄阳市，回来穿的裤子腰身紧了，裤管宽了，人一下子修长了许多，楚楚可人，丑丑也将自己裤腰往小里缝，他黑了脸：“成精作怪！”硬要恢复原样。麻子老爹最欢迎土地承包，却一天一天怨恨世风沉沦，人心不古，在家里对丑丑说：“你瞧瞧，人到底是私虫虫，公社化的时候，在地里都磨洋工，现各人种各人地了，就干疯了！疯了也便疯了，这还像个农民，倒又都出去跑生意，搞商业，自古无奸不商啊！那些年，村里一家盖房，哪一家不去帮忙？挖个厕所都会来五六个帮工的，现在都盯在钱上，没钱不帮工，人都成乌眼鸡了！这政策是还得变一变的！”

但是，农村没有了贫协机构，麻子的话说了白说，政策依旧没有变，变的倒是

麻子威信下降，人缘衰败，手头拮据，日月困顿。他只好也开办了火纸坊，没钱你寸步难行啊！火纸坊是在三间石板房的基础上改作的，麻子会做纸浆，捞纸匠请的是丑丑的大舅，一个嘴只吃饭不能说话的老头。丑丑的工作就是在门前土场上挖下三个大坑，将收来的竹捆压一层，铺一层石灰，要用稻草盖了，以水灌了，铲土埋了，两月三月之后竹捆腐烂，掘开摊晒，就一天到晚坐在那个一搂粗的方形木樨下经营砸绒了。

水轮转动的时候，砸竹坊里似乎什么也不复在，咯吱，咯吱，咚咣，咚咣。丑丑先是一声响动心肠就扭翻一下，后来耳朵就听不见这响动，她听到的只是胸口里的一颗心在跳，手腕子的脉在搏。

她常常想：世上事真怪，火纸是火，青竹是水，水竟能成为火，而她造纸人就是在做这种水火交融和转化吗？丑丑的文墨少，好多事想不到，想到了又解不开。在水轮木轴上润油的时候，她就走出砸竹坊吸新空气，看见对面山上那棵独独的树，树顶上那片孤孤的云，后来就看见汉江上烟波迷惘，有竹筏子悠悠下来。

竹筏上坐的是砍竹少年，一帮一伙，光头大耳，一走近火纸坊看见了丑丑，那话就多起来了，叫道：“丑丑，你来给我们的竹捆过秤吧！”

丑丑先是笑着，太阳照在脸上，刺得她眼睛睁不开。

“丑丑，你爱吃蘑菇吗？这一把蘑菇不是狗尿苔，肥得流水水哩！”

丑丑就跑过来，她的腰身很好，衣服却太长，一边跑一边将衣服往上揪。砍竹少年子说一句“丑丑让衣服穿破了”，丑丑就脸红。

麻子将这些看在眼里，自然就催丑丑去砸竹，自然在过秤时极不耐烦，偏将秤擗得老高，以毛竹、水竹、苦竹分类，以粗细分等，和少年子讨价还价，论高论低，黑封了脸。

“掌柜的，你这不是勒刻人吗？”

“谁勒刻你了？啥人啥对付，我也学着来哩！”

“你没丑丑好。”

“好你娘去！”

丑丑见爹和少年子言语不悦，过来说：“爹！”麻子一脸深红浅红，吼道：“砸你的竹去！”少年子怏怏地领钱走了，丑丑并没有再去砸竹，坐到水渠沿上去抹眼泪，爹叫也不理。

麻子见丑丑哭了，心也软下来，拿了烟袋蹲在丑丑身边吸，吸进去一口，喷出来三股，说：“丑丑，你还生你爹气吗？爹不是怨你多事，爹害怕现在的人心复杂引坏了你。咱是正经人家，虽说办了个作坊，但不做亏心事，活个干干净净，到时候政府的政策变了，谁也说不上咱一句闲话。”

丑丑听着爹的话，心里却想着娘。娘的记忆是模糊的，涌上来的是十多年爹